

民族地形學與社區防災： 以泰雅族sqliq語群土地知識為例之研究[#]

官大偉*

一、前言

透過民族誌方法，貼近一個民族認識世界的方式，並和現代科學對話，此一研究取向可追溯至 1950 年代的民族科學 (ethno-science) 研究，它藉由了解一個民族使用的語言、動植物的分類方式，以全面的文化主位 (emic) 觀點，探討其對世界的分類，以及這些分類和社會、信仰象徵系統之間的連結，而重新找回被現代科學切割的整體性 (Augé, 1999:118)；1970 年代，這樣的研究由於過度局限於分類學，被認為缺乏應用價值，而遭遇發展的瓶頸；1990 年代以後，對分類的研究，擴展到了對自然景觀、環境要素的認知，以及傳統生態知識在資源管理中的作用，其價值乃再度得到重視 (崔明昆, 2013)；承接此一脈絡，David Mark & Andrew Turk 於 2002 年建立了民族地形學一詞，將其定義為探究不同人群間如何概念化、理解地景之學問；同時，亦檢視「地方」、「地方感」、「地方依附」等人文地理學要素與傳統文化之連結，而範圍則從創世神話到祭儀、音樂及藝術等文化實踐 (Mark et al., 2011)。其中，地名是切入一個民族土地知識的重要途徑，地名不僅作為辨識位置的符號，更是看見人群生活的媒介。

近來，開始有研究將原住民族的土地知識和災害管理結合在一起，例如：Becker et al. (2008) 探究美國華盛頓州印地安社區的在地傳統知識如何應用於地震、海嘯等現象造成之災害的管理。根據 Becker 等人的研究，當地印地安人的傳統中記錄了歷史上的地震、海嘯等事件，這些事件以不同的形式被記錄在當地的傳說故事、藝術、儀式和名字之中，而不同形式的紀錄透露了自然災害的文化性，以及說明在他們的文化脈絡裡自然災害是如何被理

* 本文之內容為科技部研究計畫部分成果，計畫編號：103-2420-H-004 -006 -MY3。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解。為了達到防災的目的，華盛頓州政府的緊急情況管理局與在地部落合作，拍攝結合當地原住民口述歷史的避災宣導影片，將其運用在防災的工作上(官大偉，2015:102-103)。

災害管理，需要從不同空間尺度(全國、區域、縣市、鄉鎮、社區)考量不同防救災的時間循環(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階段之需求，並使其彼此之間可以相互銜接支持，在社區防災的部分，一個社區能否保有曾經發生之災害的歷史與記憶，和其災害意識有關，也影響到其脆弱程度；同時，我國當前社區防災常有災害調查資料尺度不符合社區評估需求的問題(陳亮全，2009)；換言之，如何使災害調查在地化並保存在地的災害記憶，是我國社區防災的一個重要課題。有鑑於此，本文之研究乃以泰雅族 squliq 語群為例，運用民族地形學概念，嘗試探討地名所蘊含的土地知識，以及其可能在社區防災上的貢獻。

二、泰雅族 squliq 語群的分布與特色

泰雅族是在臺灣山區分布最廣的原住民族，又包含 squliq (賽考列克) tsole (澤敖列) 兩大語群，與 tsole 泰雅語不同，squliq 泰雅語保有喉塞音 /q/，而 tsole 泰雅語中的喉塞音則已逸失，隨著遷移分布的差異與時間久遠，squliq 泰雅語和 tsole 泰雅語中的部分字彙也有所變化而不同。

泰雅族祖先過去擴張遷移的方式，經常是在越過山脊之後，下到河谷中河流交會之處，在此建立部落，然後再沿支流向上游建立新的部落(官大偉，2013:75-76)。squliq 語群的起源傳說大多指向是從 pinsbkan (位於現今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一帶開始，因人口擴張而沿著中央山脈往北遷移，經過 slamaw (佳陽)、sqoyaw (環山)，越過 quri sqabu (思源埡口)後，有幾個主要的路線，一條路線往東越過南湖大山到 klesan (南澳)，一條路線是沿蘭陽溪而下 pyanan (南山)；另一條路線則是翻過雪山山脈，經過大霸尖山的北端，沿著塔克金溪而下，並在大漢溪上游沿岸建立部落，直到三峽大豹溪，也有翻過盧培山沿著南勢溪到達現在新北市的 traran (福山)、urai (烏來)(廖守臣，1984)。

Squliq 語群沿著稜線與河流遷移而建立的部落大都分布於海拔五百公尺到一千五百公尺的範圍，同時有著個別聚落人口不多、聚落之間分布散的特性。這樣的特性和泰雅族人生存之高山河谷交錯、土地坡度大、平坦區塊面

積小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而泰雅族人即在這樣的環境中調適出來最適生存方式(官大偉，2013:74)。在這個海拔高度的區間，是溫帶闊葉林，主要的樹種有樟樹、楠樹，還有櫟、槲等闊葉樹及較高海拔的紅檜、肖楠、五葉松、馬尾松等，常見的動物則有飛鼠、山羌、白鼻心、臺灣獼猴等。泰雅族的地名經常可見因當地的地形、上面提及的動、植物而產生的稱呼。

Squliq 語群的土地區分從河谷到稜線之間，包含了 llyung (河流漁場)、qmaya (游耕地)、qalang (部落社地)、qyunam (獵場)，主要的生產方式是輪耕、燒墾、採集與狩獵。漁場中的利用包括個人的射魚和集體使用毒藤毒魚；游耕採燒墾的方式，開墾之後會以小米為主，混種芋頭、地瓜、豆類等作物，使用三年左右地力漸失後，就會停止耕作並種植赤楊木後使其休養(官大偉等，2012)；獵場則有個人獵寮、家族獵徑、部落乃至跨部落集體共用的獵區，而有多層次的權利關係。過去，泰雅族人主要經常遇到的災害形式，有水災、旱災、地震及下雪造成的寒害¹，雖然現今泰雅族人的生產方式因為和國家政治、市場經濟的接觸而有所轉變，但長期和環境互動而累積的知識，還是透過包括地名在內的記錄方式被傳承下來。

三、地名收集與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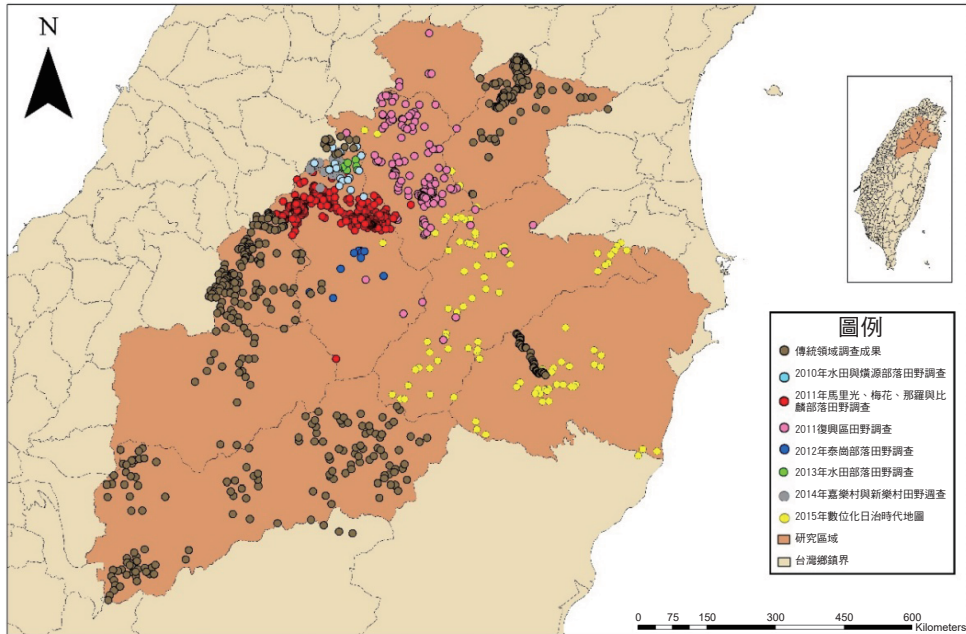
本文之研究收集的泰雅語地名，主要包含兩個方法：一是以檔案研究收集之地名，其來自行政院原民會 2002 年至 2006 年間的傳統領域調查成果，以及本研究所收集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歷史地圖(番地地形圖、南澳戰役圖、太魯閣蕃附近圖、Gogan 蕃之圖)中之地名。另一則是筆者透過深度訪談、參與式製圖等田野方法，自 2010 年至 2013 年間在新竹桃園一帶所做之地名記錄，圖一所示即是這些方法及來源所獲得、彙整之地名的分布。

上述收集到的地名大致包含幾個類型：

(一) 舊部落名

在遷移後承襲舊部落的名稱，是泰雅族地名命名的方式之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位於現在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的 mrqwang 部落，祖先來自於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上游的 mrqwang 部落，因此使用來源部落的名稱命名，而隨著更進一步的遷移擴散，mrqwang 已經成為包含許多部落、範圍涵蓋多個流

¹ 報導人：Tali Pehuy；座談時間：2016 年 8 月 15 日；地點：桃園大溪。



圖一 本研究計畫目前收集的泰雅族地名在各縣市分布位置

域，且帶有我群認同的部落群名稱。相似的，北港溪上游的 knazi 部落、malipa 部落的後代，也在遷移擴散後，成為涵蓋範圍廣闊而以起源部落名稱為自稱的部落群。又例如，在尖石鄉新樂村，有叫做 smangus 的地名，也是因為居住於該地的人乃是自尖石鄉玉峰村 smangus（司馬庫斯）部落遷移而來。

（二）歷史事件

泰雅族人也常以歷史事件來命名。例如 plmuwan 是指從外地來投靠的意思，有這樣名稱的部落，包括南投縣力行村大洋部落（舊稱畢魯莫岸）、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的平淪文部落、宜蘭縣大同鄉茂安村留茂安部落，雖然中文地名不同，但從其泰雅語名稱可以推敲應該有同樣的意思。另外，像是尖石鄉錦屏村那羅二部落叫 cinbualan，意指開墾、挖地之處，是記錄遷入之後土地使用的歷史；那羅通往李嶼山的路上有一個地名叫做 yuwian payan，因為有一個叫做 payan 的人曾經在這裡遠眺（yuwian 為遠眺之意），也記錄了非常細微的人類活動經驗。

(三) 特定人名

和此地點相關的人名，也是用來表達地點特性的方式。像是位於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的武道能敢 (Wutaw Nokan)，又像是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的武塔 (Buta)，還有尖石鄉錦屏村的比麟 (Piling)，都是來自於人名。還有上述的尖石鄉玉峰村司馬庫斯部落的名稱，也有一說是為了紀念第一個到此建立部落的先人 Makus，而依其名字命名。

(四) 地理環境

依據地理環境的特色來命名，也是相當常見。例如 urai (意指溫泉) 就是在許多泰雅族地區都可以看到的地名；rahaw 是河階地的意思，也是泰雅族地區常見的地名；hbun 是河流交會之處；quri 是山凹、隘口；kayu 則原指甕而用來表示周圍被山環繞的低地，同樣也都經常出現在地名之中。除了常見的地理環境特徵之外，也有許多按照細微的在地環境特性而產生的地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幾種地名的類型，並非完全獨立存在，而是有時候會有一個地名同時具有兩種類型特性的情況，例如 smangus 此一名稱從玉峰村被帶到了新樂村後，既是紀念人名也是紀念舊部落名；yuwian payan 是描述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也記錄了當時的事件主角。這也就是說，泰雅族的地名，有時候會同時包含了地形地貌的描述、時間因素的表達，甚至是涉及之人物的記錄等幾種性質。

因此，本文之研究進一步以收集到的地理環境類地名為對象，並排除掉非 squliq 語群的地名，聚焦在 squliq 語群之地名資料，以避免有用 squliq 語的意義誤解 tole 地名的情形。在這些地理環境相關的 squliq 語地名中，本文之研究發現可以看到幾類和災害意識相關的特性 (參見表一)：(1) 首先，是包含了時間因素而又與地理環境相關，這類的地名有許多直接對災害現象的描述，也就成了在地災害史的紀錄；(2) 再者，是指涉該地之地形、水文、土壤的名稱；(3) 此外，有一類和地理環境相關的地名，是指涉人地關係，這類地名不直接指出地形的特性，但透過故事或擬人的特徵，說明土地利用的規範；(4) 最後，還有指涉該地生長之植物的地名，這類地名反映該地的植物特性，人們可以透過對於植物特性的了解，判斷該地點之土地特性。



表一 本研究目前收集到和災害相關之泰雅族squliq語群地名

地名類型	地名例子	意義	收集數量
直接對災害現象的描述	Hnway (水沖過的地方)、S'r'un (土地發生過震動的地方)、Qonaw (發生過土石流的地方)、Luhiy longu (發生土石流的地方, longu 為人名)、Silung koba (曾經有人掉進去的深潭, koba 為人名)、Knawran (因洪水而荒廢之地)	地名直接指出該地曾經發生過的災害, 提醒人們注意該地方潛在的危險	36
指涉該地之地形、水文、土壤的名稱	Rahaw (河階地)、Hagay (碎石)、Bnaqiy (砂土地)、Uraw (泥土地)、Uraw mhetu (硬土地)、Quri galiq (地形很破碎的地方)、Gongtheru (水從北插天山下來, 一直彎來彎去, theru 就是彎來彎去)、Benux (很平的地形)	地名反映該地的地形、水文、土壤特性, 有助於人們選擇進行適當的土地利用行為	177
人地關係的規範	Mshahway (好脾氣的地)、Mmbka (壞脾氣的地)、Gong Ngucyay (傻瓜溪, 曾經有人在此溪邊種田, 颶風大水一來即將他的田沖走, 部落中的人乃嘲笑他的行為)、Tuqiyayaw (惡靈走的路, 路很崎嶇會有落石)、Pslayun (意為不曾白跑, 肯定一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警醒細心沉著, 用來形容該地動植物非常豐富)	不直接指出地形的特性, 但透過故事或擬人的特徵, 說明土地利用的規範	139
指涉該地生長之植物的名稱	'Bu ibok (長赤楊木的山頭)、Skaru (長烏心石的地方)、Bbu lapaw (lapaw 為山櫻花, 其生長的果子為飛鼠愛吃的果子)、Gongskaru (為候鳥遷徙地, 會在此吃 skaru 這種果實)	地名反映該地的植物特性, 透過對於植物特性的了解, 有助於人們判斷該地點之土地特性	60

四、分析與討論

前述泰雅族 squliq 語群之地名, 可能同時包含了地形地貌的描述、時間因素的表達, 甚至是涉及之人物之記錄等性質的特色, 和現代地形學中對地景之命名的邏輯有很大的不同。在現代地形學中, 強調的是客觀物理性質, 但在本研究所收集之泰雅族 squliq 語群地名中, 則可以看到人地互動的歷程 (記錄了人對土地之利用、人所觀察到土地的變化, 以及土地對人的影響等), 這樣的特色, 對於當前的社區防災工作, 具有以下的意義:

(一) 深入地方尺度的「災害歷史」記錄與呈現

和現今的行政區劃分下所編列的鄉、村、部落名相較, 本文之研究所收集到的地名顯然要細微而豐富許多, 這些地名記錄了在地尺度才能觀察得到並記憶的環境變化, 若能將其結合於社區的防災工作, 將可有助於部落居民對於災害歷史的記憶, 強化對於特定容易致災地點的監測。更進一步來看, 除了直接描述災害現象的地名外, 更指涉地形、水文、土壤的地名、關於人

地關係規範的地名、乃至指涉植被狀態的地名，都可以因為其背後所連結的土地利用知識，使部落居民對於這些地點的利用方式更加謹慎，而減少致災因子。

(二) 貼近文化脈絡的「災害意識」表達與溝通

現代地形學典範下產生的災害管理語言，或許具有在普世的科學社群與官僚系統中通用的優點，但是也容易因為和在地文化的落差而有難以落實的問題。對比於最大風速、降雨量、土石流潛勢溪流等語彙，在部落文化經驗中可理解的故事、先人曾經犯過的錯誤、留下的警語，以及用模擬人的脾氣、描寫生活中經常可見之植被的特性所關聯的對於土地狀態的表達，顯然是要更容易理解。這些在文化脈絡中所生出的表達與溝通的方式，就被記錄在地名之中，能夠善用這些地名於災害管理之表達與溝通，也就能善加培養和維持部落居民之災害意識。

(三) 整合社會發展的「災害教育」與調查平臺

本文在前言中提及，我國當前社區防災常有災害調查資料尺度不符合社區評估需求的問題，若要使調查深入小尺度之社區範圍，則需要善用貼近在地文化脈絡之表達系統，也必須善用地社區之人力；另一方面，依筆者的經驗，對原住民部落來說，族語地名的調查和記錄，還可以作為鄉土教學和族語教育中的材料。因此，地名可以是追溯傳統土地知識、討論當前土地問題、思考未來土地發展的重要媒介，也可以是捲動部落參與的平臺，它能夠達成的效果，除了是藉由地名的調查、記錄，促成部落內部互相分享、討論與土地互動之經驗的環境教育外，也具有文化傳承、語言復振、集體動員等社會發展的意義。

五、結論

民族地形學提供了貼近一個民族文化認識其世界之方式的管道，藉由這樣的取徑，本文之研究收集泰雅族 squliq 語群之地名語彙，並加以分析，探討其文化特性及運用於當代社區防災之意義。研究結果顯示，泰雅族 squliq 語群的地名，具有記錄人地互動歷程的特性，而這樣的特色可以運用在社區之災害歷史、災害意識、災害教育等面向。

所謂的災害，必然是因為對人類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才稱之為災害，而要找解決之道，也勢必要回到社會的脈絡尋找答案。在地的災害歷



史、災害意識，以及災害教育與調查，是我國目前社區防災缺乏之部分，從本文研究經驗來看，在原住民族地區，正是可以透過原住民地名之紀錄、傳承、討論而彌補其困缺。在此提供初步的研究成果，期盼先進能予以指教，也希望有更多相關研究，為跨文化知識的對話持續投入心力。

參考文獻

- 官大偉、阿棟優帕司、芭翁都宓、羅恩加（2012）。〈原住民生態知識在當代農業的實踐：從 gaga 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談起〉，發表於 2012 年第十六屆臺灣地理學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官大偉（2013）。〈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 Mrqwang 群之人何關係為例〉，《地理學報》，第 70 期，頁 69-105。
- 官大偉（2015）。〈原住民生態知識與當代災害管理：以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之泰雅族部落為例〉，《地理學報》，第 76 期，頁 97-132。
- 陳亮全（2009）。〈各層級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之脆弱度與回復力之評估研究——以社區空間為對象〉，NSC 97-2621-M-002-028，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崔明昆（2013）。〈民族生態學：從方法論看發展趨勢〉，《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期，頁 11-17。
- 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臺北：世新出版社。
- Augé, M. (1999). *The War of Dreams: Exercises in Ethno-fi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 Becker, J., D. Johnston, H. Lazrus, G. Crawford, and D. Nelson. (2008). Us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for tsunami hazard: A case study from Washington State, USA.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17(4): 488-502.
- Mark, David M., Andrew G. Turk, Niclas Burenhult, & David Stea (Eds.). (2011). *Landscape in language: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